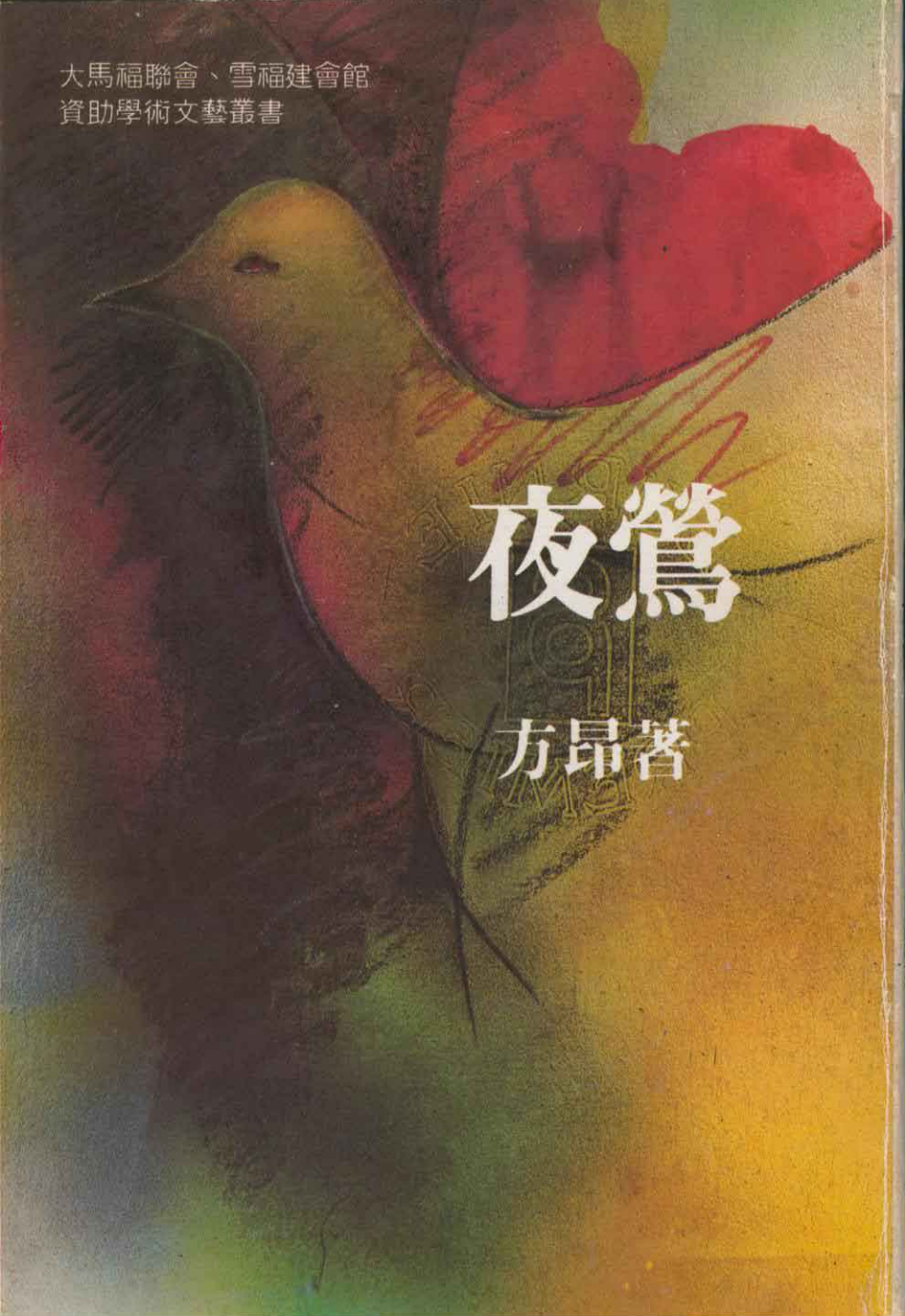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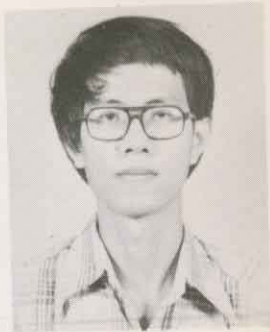


大馬福聯會、雪福建會館
資助學術文藝叢書



夜鶯

方昂著



作者
簡介

□方昂原名方崇僑
廣東惠來縣人一九
五二年生於柘城著
有散文集二種塑像

夜鶯

方昂著

方昂

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雪蘭莪
福建會館「文學出版基金」一九八三年度
詩歌組優秀獎並由該基金資助出版。

次 目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五	三	二	八	五	三	一	九	六	三	二	八	七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序詩：追者

側寫

五十元與五毛錢

悟塵

給羅傳

詩人

夜鶯

其實，我甚麼都不是

血的鮮紅

媽媽的手

母親

鐘聲

回魂

寫詩

政客

挑琴

傘

三九	走路
四〇	火柴
四二	星星索
四三	青春
四五	畸形嬰
四七	沙灘
四九	越南戰士
五一	我邀你們來
五二	心潮
五四	小詩兩首
五六	與一醫生星光下的夜談
六〇	無題
六二	恐黑症
六三	詩情
六五	山中傳奇
六七	兩面人
六九	午寢
七二	雨季

一一〇	一〇八	一〇六	一〇四	一〇二	一〇一	九九	九七	九五	九三	九一	九〇	八七	八六	八四	八一	七九	七四
-----	-----	-----	-----	-----	-----	----	----	----	----	----	----	----	----	----	----	----	----

朋友	戲子	揮袖	補鞋匠	危樓	一個問題	詩的力量	讓我們比一比	那個安南人	我的沉默	自尊	鐵絲欄里的花	詩二首	都市的樹	不如把筆	希望	歲月	我的兄弟死在庫納谷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五

雪痕

競選

波蘭之春

追者

序詩

我沒有來日 我只有今朝
昨日的塵埃滾滾落地

誰的蹄印 匆匆

曾經留下？

我因此揚鞭催馬踢躡風塵
奔一路沿途沒有景物的旅程

竟因此忘了草色的青蔥

且不復記得水流的琤琮

匆匆忙忙

就遺失了一整匹潔白的

娟秀

一個人的髮鬚只黑一次
一個人的心能青綠幾回
誰愿意做衆俊秀中的醜陋
誰愿意做沒有顏臉的人？
揚鞭就得看今朝
洒熱血須沸騰時
拋頭顱拋與識貨的刀
開疆辟土辟入一塊荒蕪
不毛的土
嗚嗚吹號吹不來朋却喚來
狺狺嗥叫的狼
風狂雨怒 雷鳴電閃
月亮血紅的瘁笑
太陽萎褪成蒼白
我孤寂的蹄聲達達
敲响在風沙里
就讓風沙作我的見證罷
我的是種駐足不得的

寫側

子份識知等萬

奔馳——

乍回首

幢幢然一匹陰影

赫然緊逼身後！

萬人之初，一時說不出的吟了二十年

二十年的吟了二十年最難的吟了二十年

春天是唱不到聲聲哭聲的能不唱之外

是唱聲聲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

的一輪圓了也的彩色邊

春天是唱聲聲哭聲是唱聲聲哭聲是唱聲聲哭聲

把自己吟成聲聲哭聲哭聲哭聲哭聲哭聲哭聲

馬代斯始玉燭香的面貌

這聲聲哭聲是一則聲聲哭聲

（學士學士的不想是她的面龐太美！）

這聲聲哭聲是聲聲哭聲了聲聲哭聲

一聲聲哭聲的聲聲哭聲不可聞

可聞的是聲聲哭聲內聲聲哭聲

寫側

——子份識知等高——

小學，中學畢業了以後是什麼

是四四方方，窄窄淺淺的小黑絨帽

是黑絨帽前遮斷視綫的小小流蘇（註）

襪襪時牙牙的咿唔

預言往後寒窗的苦苦吟哦綿綿

從人之初，一吟就不絕的吟了二十年

二十年吟走二十個最綠的春天

春天是嗅不到煙硝灰塵的象牙塔之外

是暖暖洋洋的馥郁書香之外

的一幅褪了色的彩色畫

春天是唸書夏天是啃書秋天是背書冬天是考書的 季節

把自己吟成儼然一副走動的圖書館

現代顏如玉垂青的對象

誰說黃金屋是一則湮遠的傳說

（學工學醫的不都是住的高樓大廈！）

傳說的是讀書爲了服務人群

一縷渺渺的絕响邈不可聞

可聞的是象牙塔內進行的

一場劇烈的論爭

究竟工科有前途

還是醫科有錢途

聽說會計最吃香

牙醫月入三四千

繪測師律師的社會地位挺高嘛！

當年的凌云壯志，依稀是一段

安徒生純潔的童話

今番，噯，今番思想成熟了

很內行世故的談談股票升沉

談談 Alfasud 是否當今歐陸最風靡的轎車

投資房屋，嘿，最穩當！

也偶爾興起精緻的小小淫慾

比如壓低聲調曖昧的爭辯

——女性身體那一部份最逗人遐思

國事政治當然不可管他娘

不爛之三寸最擅於這類雄辯之嘵嘵

五十元與五十手

不過當前之急務，嘿嘿

當前之急務是打穩經濟基礎

叫銀行存摺的數字穩穩上升！

搞政治？

別人去干吧！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註：大學學士的四方帽簷懸有一絡流蘇。

錢毛五與元十五

酒酣飯飽

打一個長長的油膩的呃

細眯眼斜乜旗袍下擺叉開的

一截渾圓雪白

斜乜一截粉藕遞來小盤里的

帳單：

二十五塊六毛半

咧開油脂的嘴唇朝女侍嘿嘿

親暱的笑

Keep The Change!

（桌枱下於是輕輕的猥褻的捏了一把）

五十元大鈔漫不經意的從指縫

彈進小盤

「謝謝謝謝……」女侍歡歡喜喜的拉開閃晃晃的玻璃門

細眯眼仰起頸子

猛的一口濃煙呼將過去

男侍慌忙把身體拱成一道彎彎的蝦腰

△
打阿欠 伸懶腰

△
懶洋洋的離開三輪車軟軟坐墊上

△
二百磅重量陷落的小坑

細縫眼斜乜車夫襯衣上

污黃的汗漬

斜乜車夫兩只青筋糾結

醜陋的脚

「多少錢？」「五毛！」

砰的額頭血脈躍動 聲音

岔調的喊

「這麼貴？這麼貴？」

眼珠子暴突作銅鈴

嚴厲的逡巡車夫惶惑的臉

一毛兩毛三毛四毛五毛哪！

把鄙夷狠狠的扔進

車夫攤開的汗津津手掌

一串詛咒遂在心中爆開

錢毛五與元十五

「X他媽

別的車夫只收

四毛半！」

這話說得真國語，五毛錢的
票紙四張派車夫謝絕，他
想和子母人爭執，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

這話說得真國語，五毛錢的

不坐幾錢，五毛錢的派車夫謝絕

謝絕的與，五毛錢的派車夫謝絕

排和車夫謝絕，五毛錢的派車夫謝絕

這話說得真國語，五毛錢的派車夫謝絕

這話說得真國語，五毛錢的派車夫謝絕

這話說得真國語，五毛錢的派車夫謝絕

這話說得真國語，五毛錢的派車夫謝絕

這話說得真國語，五毛錢的派車夫謝絕

塵悟

十歲就皈依

一尾扁扁不沾腥的木魚

法號悟塵，不食

人間煙火三十年

三十年旁敲側擊

輕輕重重反反覆覆的

訊問木魚

究竟啊究竟

甚麼是

紅塵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傳羅給

有人

在吃早餐或吃午餐時

翻到你的死訊

他或許漠漠的繼續翻報的動作

他或許駐目並掩報太息：

啊，可憐

他且或許掏腰包

捐出一丁點廉價的良心

然後繼續吃早餐或吃午餐

繼續上班及下班

並繼續在某種鏗鏘的聲調高喊

「鑛場是我國的經濟命脈」時

熱烈的鼓掌

然後把躺臥泥濘中的你

連同其他瑣碎的世塵

用一種輕忽的手勢

自記憶中 揮落

你的生命原是一尊頑強的挺立
一尊暴晒在鑛場烈日下的古銅色

二十六年滔滔無休止的

淘錫復淘沙

把黃泥色的青春淘盡

把亮閃閃的錫米掬入

一些已經非常臃腫的腰囊

臃腫的腰囊最愛高翹姆指：

「啊，羅傳最是埋頭苦幹！」

埋頭苦幹的你於是把血汗

一古腦兒的傾獻

你一幹就苦幹了二十六年

最終且把生命一頭埋進

滾滾傾瀉而下的泥沙！

如今，你僵仆泥沙里

你的姿態醜陋且猥褻

你一點也不尊嚴的攤開四肢

且赤身露體

你的風霜的臉龐朝下不看

八張被遺棄的口 嗷嗷

你的披厚繭的耳鼓淹埋不聽

你的妻淒厲的召魂

一首無調且貧血的哀歌

你的妻哽咽的召魂

召一只在鞭影下從不吭聲的魂

啊羅傳羅傳不愿受召的魂

你是否就此長臥不起

你是否就只是一則

短壽的 茶餘飯後

你難道就只是一場

無意義的崩塌？

幢幢然的升起罷羅傳

自你腐爛的肉軀

你且化爲一幢巍巍然不受超度的魂

不畏晝夜且闊步疾行且仰天嗥嘯

把聲音嘯成一柱尖錐 緊緊

刺戮許許多多

已聾聵的耳

你且面目猙獰且以一種血淋淋

逼視

許許多多僵硬且已不復輸出

沸騰的血

的心！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日

後記：四月二十日北馬某錫礦公司工廠發生一宗土

崩事件，一名礦場技工慘被泥沙活埋，其屍

被掘出時，赤身露體，死狀至爲恐怖；死者

爲羅傳，從事這行業已廿六年，遺下妻兒八名。

人詩

他們說他是文才不盡的江郎
一襲不羣的白衣

懷才不遇，且孤憂絕憤

他其實是一只把腹中過多的胃酸

反反覆覆的咀嚼成一襲自縛的繭 的

蠶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鶯夜

——人詩南越的離流位一給——

傳說那是一塊豐沃的土地

多產的紅河峽谷碩大的一碗魚米之鄉

滔滔湄公河哺乳寬寬的三角洲

一支軟軟的牧歌從早唱到晚

從廣袤的平原唱到壯闊的江河

唱給累累結實的稻禾彎腰

唱給擠擠擁擁湧出水面的魚蝦諦聽

一塊世間桃源這兒原是

與世無爭掙的是三餐的飽暖

飽暖後一桿裊裊的早烟

豐沃的土地有人垂涎

有人遂密謀滿腹的凶機

有人悄悄携來火種

有人挑撥火石

有人就點燃了一場惡毒的火災

說變就變風云驟然就變了色

烽火一燒就燒焦了半邊的天
千噸的履帶，那龐然的噴火怪物
犁平待犁的阡陌

流彈嘿嘿的冷笑

機鎗桀桀的呼嘯

還有血，那鮮紅的血

怎麼就那麼潑濺了半壁的山河

先是酗酒的法蘭西

再是擎舉自由火炬的美利堅

然後，怎麼却是闖自己牆的弟兄

敵人毒自己的兄弟更兇

瘡痍的土地流膿

焚燬的家園猶冒煙

心連指指連心的兄弟猝然舞爪張牙

把住屋子的用鎗尖挑出屋外

把種稻粱的用刺刀戮出田畝

把與土地根連根的連根拔起

其實，非是戲謔作品

J.C.Y. 著

把爺娘夫妻兄弟姐妹兒女都驅入詭譎的
藍汪汪

面目猙獰的遂陰鸞的冷笑
當臃腫的舳舻無助的捲入
沒有羅盤沒有碇錨的風暴
當黃澄澄的黃金只兌現一張
腥濕的死亡證……

一種叫作滅族的遊戲

最慘絕也不過是如此的人寰
那樣的深仇浸紅那樣的血海
千尋紅汪汪之下森森的骸骨
聽我爺我娘我夫我妻我兒女
夜夜呼號一種回歸不得的淒厲鄉愁

我是一只咯血的夜鸞
我已斷舌

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

• 是不都麼甚我，實其 •

是不都麼甚我，實其

— 給 Y. C. L.

當死亡，用狡狴的怒目逼視我
我必無畏，且微笑迎向前

因爲，其實我什麼都不是

我不是叱咤的風云不是纏腰的萬貫不是
七彩的綉筆

我只是一個沙漠上渴水的旅人

曾經小心翼翼的緊攏雙手

貪婪地啜飲

涓滴的水

我曾經在最綠的春天

袒裸一顆炙燙的心

我曾經朝一堵聖潔的牆

啐一口濃痰

傳說，有一個擊不敗的武士

我一度把手套 決絕的扔在他的

脚下

我與我的影子 曾經誓不兩立

我曾經手捧鮮花

換取親熱拍我滿肩膀的冷箭

那年，有人在鬧市的中心

把石頭擲我成渾身纍纍的創傷

（我只是個沙漠上渴水的旅人啊我曾經小心翼翼的
緊攏雙手啊我貪婪地啜飲涓滴的水……………）

我曾經拔刀出鞘

讓鋒刃在陽光下迸躍寶石的光芒

我曾經唇吻一支蜘蛛網封鎖的洞簫

掙氣復掙扎掙跌出一個瘡啞的音符

（……………我小心翼翼的緊攏雙手啊我貪婪地啜飲涓
滴的水……………）

我的心是一面疾敲的鼓嘖嘖

擊起万壑的呼應我的血

是一支奔躍的流呵湍湍

要把山掀翻那年聽說啊那年

黑暗泛濫成一股刺骨的沁寒

· 是不都麼甚我，實其 ·

是不都麼甚我，實

——給 Y.C.L.

踏火燙的痕迹呵我曾經踏火燙的痕迹我曾經
追尋夸父的東奔！

（我貪婪地啜飲涓滴的水啊……）

我的歲月，如今
是一種坦然的回首

一種伏櫪的平寧

如果時間倒流

我仍愿意，那麼的

再活一次

死亡，你且逼視我

用發貌的怒目

我一無畏懼

因為我曾經，因為

其實，我什麼都不是

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二日

紅鮮的血

——給陳婉真女士——

我曾經奮力唇吻一支蜘蛛網封鎖的洞簫
掙氣復掙扎却掙跌出一個瘡啞的音符
有一堵巍巍的高牆遂濺上我輕蔑的濃痰
有人因此在鬧市的中心暴跳如雷
有人因此要把石頭擲成我累累的傷痕
於是，我把手套決絕的扔在
一個傳說中擊不敗的武士

脚下

我憤怒的鋒刃遂劃出一道刺目的芒
我的心遂疾敲成鼓嘖嘖擊起萬壑的呼應
我的血遂激動成流湍湍要把山掀翻
當黑暗泛濫成一股刺骨的沁寒
踏火燙的痕迹啊踏火燙的痕迹
我仿効夸父的東奔！

死亡，你且咻咻的追逼我

我一無畏懼

我且微笑迎前

我且將把你猙獰的黑色
潑成血的鮮紅！

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五日

後記：報載台灣報人陳婉真在紐約進行絕食，抗議台灣政府查禁她所創辦的「潮流」期刊并逮捕她的兩名同事。這位報人公然在美國要求人權和新聞自由，並準備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作為代價。

手的媽媽

讓媽媽輕輕親你睫毛上的
淚珠

寶寶哭了

寶寶熟熟的睡着了

寶寶的臉蛋兒紅紅

媽媽的手可曾打疼了你？

寶寶的夢中

有沒有藍藍的海

高高的山

青青的草

有沒有媽媽

軟軟的兒歌？

寶寶夢中咿咿唔唔

寶寶是生氣媽媽

還是告訴媽媽

寶寶不再頑皮了？

寶寶啊不要頑皮啊不要

不要惹媽媽生氣

媽媽的手不打寶寶

媽媽的手啊是輕輕

輕輕搖寶寶入夢的搖籃！

媽媽的手啊

寶寶的手啊

寶寶的手啊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

寶寶的手啊

寶寶的手啊

媽媽的手啊

媽媽的手啊

媽媽的手啊

媽媽的手啊

媽媽的手啊

媽媽的手啊

親母

母親是一支

瘦瘦縫衣的針

在打盹的燈光下

仔仔細細的把呵暖

密密的縫進游子的衣

母親是一只

舀湯的手

把碗舀滿

總還是切切的問了又問

兒啊，夠不夠，夠不夠？

母親是一窩

溫暖的被

在寒流凜冽的夜晚

小心翼翼的

裹緊一床暖烘烘的

夢

母親是一雙

適足的舊鞋

聽任踩高又踏低

踢起灰塵揚起風沙

默默的走她走不完的路

路

母親是一種

溫柔的眼神

當世人以冷酷

鄙夷稚子的熱情

母親啊你用你溫柔的眼神

炙暖赤子的心！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聲鐘

一天敲晨暮兩次

兩次敲一樣沉雄的迴响

一來一回一種遒勁的手勢

把曙色敲碎

一串青銅的鏗鏘

把鴉譟敲潰

把龐大猙獰的黑暗敲退

鐘聲渾然傳自古刹

古刹的是怎樣的敲鐘者是誰？

一襲不沾垢一襲灰撲撲

的袈裟？

一株植根於紅塵不染污於紅塵

的菩蒂？

敲鐘的一只拈塵一只拈花

的手？

敲鐘的手穩不穩

握不握得緊

敲得對不對時？

今天敲响

明天還敲不敲？

究竟還要敲多久？

他不敲了有沒有另一只接過敲？

接過敲的像不像

先前的鐘聲？

那樣的鐘聲綿綿

衆噪音之上一脈清音縈迴

喧囂壅塞的時空緩緩流過

當年的清脆當年的繚繞

如今，有誰側耳？

所有的聽覺都已朝相反的方向

所有的失靈都已成痼

可有人偶爾有沒有人偶爾

當鐘聲敲成裊裊的絕响
朝餘音隱沒處，惘然

朝餘音隱沒處，惘然

豎耳？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

魂回

今夜我回魂來探你，吾愛

一只不愿涉忘川的固執的魂

今夜陰風淒淒叩敲破落門扉，咱們的家

你們熟熟睡在暖暖的門里

我戚戚佇立在凜凜寒風的門外

我悄悄掩進緊鎖的門扉

悄悄我躡步到昔日的床，是否

猶有我的體溫？

我的妻你沉沉睡在床上你枕邊沒人

我的妻我無言站在床邊我何世再做

你的枕邊人

小囡甜甜偎在你的身旁

小囡是否睡着了

他夢中可有爸爸厚厚的

臂彎？

他可有依依唔唔親暱的喊

爸爸！爸爸！

那樣的風寒那樣的雨夜我的妻

誰的體溫誰強壯的懷抱再溫暖
你畏寒蜷縮的四肢？

讓我親親你睫毛上的

泪珠第幾顆

第幾回的潸泣自我離去？

是風是雨我全遺下了與你……

白天的忍氣吞聲夜晚化作

淒楚的一肚辛酸

聽說你已穿我的鞋着我的衣

且戴猶沾我血迹的帽

聽說你把惧高症

和血與泪嚥下，把我卸下

的担子，一副泥灰的担子

重重 挑起

聽說你成爲工場的女工第一個

第一個在最聳人的高度與鬚眉比肩

且渾然忘了驕陽與毒雨

聽說我的生命被撫恤

聽說有個穿大衣的把二千元

撫恤我澱了血的魂

聽說他說：公司會好好照顧你……

聽說如今你不能再住公司的宿舍

你被迫遷

聽說聽說公司將好好照顧

我的遺孀啊聽說……

聽說貧賤的人沒有愛情

而我究竟該不該回來探你

我究竟有沒有回魂

我將做什麼我能做什麼我該做什麼？

我迢迢回來探你難道就是

慘然向你泣訴一身累累的血痕？

一切已經完結

當我腳下的朽木崩折

當高速的死亡呼嘯撲攬向我

當我的腦漿訇然迸裂

當我墜成一朵殘酷的血花

一切已經完結？

淚與血在眼上匯的動！
血不凝封固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

心靜而大欲道無情

滑動而動而動

圓而圓而圓

圓而圓而圓

圓而圓而圓

圓而圓而圓

圓而圓而圓

圓而圓而圓

圓而圓而圓

圓而圓而圓

詩寫

我的筆是支

苦苦的耙

深深犁進

大地寬厚的胸膛里

我的聲音是面

寬寬的鑼

開口我就唱

你的 他的

心中的大地草莽情

戴不戴桂冠

是問題以外的

問題是我的詩

能否把衆人心中

沉睡的火山

點燃

轟的爆開來！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日

客政

其實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空着瓶肚怔怔發呆我家酒櫃上銀杯的
雪亮

倒進甚麼牌的酒它就盛着甚麼牌的酒
所謂政治不外是權治

原則是牆頭草

而幹勁哪是往上爬的勁！

翻手爲雲覆手爲雨

翻翻覆覆我翻最無腸的無常

頂天爲國立地爲民

頭頂個人的王國腳立役民的地

宰相的肚我豈沒有

就問撐船的撐不撐得我腹中

的危浪暗流

且風度的握手罷朋友嘿朋友

回首，我袖中的冷箭即

親親熱熱拍你滿肩膀

心開千瓣的詭譎

手舉千樣的姿態

我是一臉千面的人

全
心
全
意
啊
我
慫

塑就一尊挽金的巍巍

銅像 人皆匍匐且顫慄於

睥睨！
我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

琴挑

潺潺的流水巍巍的高山

是不是只一個人是不是只一個人

聽得懂？

一手玲瓏的叮叮咚咚

難道就只屬於我及

他的？

如果竟然有另一個喜歡側耳

或許不只一個

或許原以為是失聰的

經我反反覆覆撩撥又撩撥

竟也拂出一個 縈縈的迴响——

我是不是猝然碎琴

如果子期已卒？

琴聲嫋嫋只挑向貴族的耳朵？

琴聲繚繞玉宇瓊樓高不可攀？

琴聲峭峭竟然不屑於沾塵？

這樣的琴聲我彈不彈我彈不彈？

我究竟啊碎不碎琴
當子期已卒？

桃製的木琴來自桃木來自土地

我且固執的把旋律

再攏再撚再挑撥

一種母性悠緩的鼻音

一種土地渾然的脈搏

我的琴聲琤琤琮琮

流傳不絕……

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

傘

如果我手中恰好有一把傘
圓圓的一輩擎起

把雨摒擋在上 把雨

拒斥在左 在右

怡然這樣的走在傘下

我可以心安的走很遠很遠的路

如果有人迎面走來

冷雨無遮無攔的往他招呼

如果他迎面朝我走來

我願把傘下的安全與他分享

讓他的肩膀緊靠我的肩膀

讓我的體溫緊挨他的體溫

如果我有一把不只遮自己

也遮其他許許多多人的傘

就這樣遮住肆無忌憚的雨

遮住噉噉喧嘩的雨

我多希望有這麼的一把

傘！

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

路走

只要能到達目的地
靠左或靠右

有甚麼分別？

重要的不是靠那一邊

重要的是路夠不夠寬闊

夠不夠平坦

夠不夠讓大家專注安心的

走路

爲甚麼要扔石頭呢

——就因爲他不靠攏？

揚起那麼多遮斷視綫的灰塵滾滾

除了證明一些必然湧起的鼓譟與竊笑

證明自己的確一無所有除了一條粗大

的臂膀以及許多砸破的頭流出的是同樣的

血

除此之外

證明了甚麼？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二日

柴火

明知它一瞬的光亮必然被狺狺
的黑夜吞噬

說甚麼我也要點燃

這支小小的火柴

把厚重的黑幕往後推開一些

讓出一小方的光 照亮

脚下這塊荒涼的

土地

熊熊的火災幾乎是

不可能，在這多風多雨的土地

小小的一朵暖意必然給埋伏的

冷笑嗤嗤吹熄

即使不吹熄

不懷好意的狼也必嗥 叫

瘦弱的火蕊劇烈顫抖

（他們啊說夜是一口黑井深不可測）

星星索

春青

擦！且把小小的火柴

付予毫不猶豫的燃燒

一種決絕且熱烈的自毀

在炙熱與冷卻的過程，至少

至少火柴叫人憬悟，夜

這匹瘳惡的獸

已是如何

猖狂！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五日

春青

——寒烟來作再願不我，生來——

於是，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
臉上時常掛着

袖着手，平平靜靜的旁觀

許多毛茸茸的脚如何把「不准踏在草地」的牌告踐碎
許多高樓如何過濾了陽光，把霧濕
排泄在其他的屋頂

也偶爾吸烟且閒閒的把烟臭

噴在躲避不及，畏煙人的臉

並有一下沒一下的拍掌

當一種高亢的聲調嚷嚷

一種高亢的理想

青春是一度最嫉黑的 白

經不得風雨一刷就刷剩

一團混沌沌沌的灰糊

誰還拒絕色盲

誰還堅持把黑 白截然分成壁壘

索星

誰的臉就裂成駭人的
癍疤！

一九七九年十月卅日

誰的臉就裂成駭人的

癍疤！

誰的臉就裂成駭人的

癍疤！

誰的臉就裂成駭人的

癍疤！

誰的臉就裂成駭人的

癍疤！

誰的臉就裂成駭人的

癍疤！

誰的臉就裂成駭人的

癍疤！

誰的臉就裂成駭人的

嬰形畸

—— 塞埔東作再願不我，生來 ——

只剩一張薄薄的鱗
緊緊包裹

奇突的四肢

一顆骷髏

一排沒有脂肪的骨

拖一條血肉模糊的臍帶

自一個火紅的胚胎

輾輾轉轉而來

沾滿血腥的味蕾不曾

吮吸乳香

已經失聰

炮彈的震波震破左邊的

復甦穿右邊的耳鼓

煙硝是僅存的嗅覺

他的記憶已經斷奶

當一只乾癟的乳房

嬰兒

——來坐，我不願再抖來臥——

當一只乾癟的乳房
餓死在叢叢

鑒食大地的紅火里

不曾咿咿唔唔的笑
不再哭泣

一隻畸形的嬰

他的名字叫做柬埔寨！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

灘沙

有人用脚印 叠叠

與沙灘進行 不休的辯論

究竟沙灘該不該保留

他底脚印

沙灘很長很軟

橢圓的四方的三角的，那麼多雜雜沓沓

希冀羈留的脚印

許多人終其一生就戀戀眷顧踏在沙上

自己的 重量

前浪引着後浪後浪推着前浪海浪翻翻滾滾
而來

沙灘再長再軟脚印再深

巨大無朋的浪

不可阻的，汹涌的，緩緩

拂拭一切……

是不是有痕迹留下呢？

你且無須眷念無須徘徊

且無須驚詫平滑的沙灘

怎地遺留如許醜陋斑斑的殘骸

你且傾耳聆聽

聆聽貝壳的七采旋廊中

遠方傳來的一聲緊接一聲

澎湃的迴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

士戰南越

旗桿爲何深陷陌生的泥沼
旗幟爲何羞澀的掩面垂吊
傷口的血爲何流禿鷹的惡臭，我一點
也不明白

當年沸騰的血，如今揚不起一丁點火星
血腥的戰衣污穢不堪

鏽紋斑斑的徽章早該扔棄

火燙的槍膛，已扭曲得射不出衝刺的彈

爲甚麼要踐踏他們的稻禾，以便
自己的家園荒蕪？

爲甚麼前頭的荊棘叢叢仇視我？

爲甚麼耳際儘是北方一個年輕女子的啜泣？

四周的流彈呼嘯要尋仇

遲早有一顆搜到我疲乏的靈魂

遲早我必不名譽的倒下——

啊勿豎我的墓碑於此
我耻於葬身在這塊不屬我的土地！

國難的悲劇中，

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自那國難的悲劇中，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就是這道血痕，

來們你邀我

就是這樣不漂亮的地方

我邀你們來

來這巨浪滔天的險灘

不是度量你們腳印的大小

品評月色

或臆測那一簇星閃耀最長

的光年

來最沒遮掩最沒設防的地方

來風浪最刺骨最洶湧的地方

我邀你們來

來測量自己的體溫

在最激烈的風暴里

鑿彫自己

成一道蝕不爛的防波隄！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潮心

之一

如果

已經沉澱成一片爛泥

雲采與羽翮不復投美麗的倒影

種子拒絕再綻放一種複瓣的花

叫：蓮

這樣的心，我還叫不叫：湖？

之二

誤以為自己的血液是

一潭再皺不起紋的

沼

那天，却為了一斗誰不經意投的小石

我驚詫的發現那嘩的

撲在臉上的

竟是揪自心中

的潮！

之三

昨日啊昨日
昨日是一腔禁不住的洪
曾經掀翻阻路的巨石
疊疊衝出禁錮的峽谷
一路不回頭的奔向遠處
吟嘯的大海！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首兩詩小

清晨

甦醒的葉兒悄悄的伸懶腰
小露珠沿着葉脈偷偷遁溜
葉縫與葉縫間，小雀兒在
製造一種切切的愉快喧鬧
然後

從山的臂彎中

偷偷的探頭一瞥

啊，是紅通通的太陽！

黃昏

有一脈暮鼓悠悠傳來

疲憊的塵聲就那麼紛紛的落定了

溫柔的炊烟

向太陽依依揮手

與一醫主星光不白齊齋

一場細雨後

虹，從這一端，婀娜娜的

跨

向另一端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

談夜的下光星生醫一與

像他現在
口叨煙斗，紅光滿面
停在路口斜對面那輛威猛
的馬賽地就是 他的
豈不很好？

當年當年那些吶喊的，如今去了
那里？

東京茶室流出一股熱門音樂
熱熱鬧鬧敲打都市的繁華
熱門音樂暖暖的把醫生層層包裹
歪歪的挺着微凸的肚子
醫生舒舒服服的倚着椅子
醫生輕輕的揮揮煙灰
他愉快的呵呵笑起來

當年當年

誰的不是一拂即沸的血
誰的不是獷厲天風里一只鷹揚的
紙鳶？

就只有一點分別

除了血和鳶

當年下巴青蒼的醫生，還有

迎風獵獵作响其他的長髮

所沒有的的一種，斜視的

眼神

所謂眼神者也就是——

搖旗呐喊時斜視

攘臂響應時斜視

握拳抗議時斜視

那張僞笑的臉是否

已逐漸變色

那顆藏在皮膚底層的毒瘤，是否

搔着了疼

談夜的下光星生醫

在怒潮醞釀

在窒息的土未驟然兜頭壓下前

青蒼下巴上一條奮張的血脈迅速的

化作一尾小溪

悄沒聲息的

溜走

果陀已經等了那麼久

再等一陣又何妨

寒暑只有數十

數十的寒暑夠不夠

置一棟洋房

買一輛馬賽地

養一個嬌妻

看兒子從英國的大學畢業？

波濤少一顆泡沫不是一樣的壯濶？

醫生愉快的笑聲又爆開
在星光滿天的夜空里

醫生愉快的說：

啊，明早又得開診呢！

馬賽地的引擎於是很富聲勢
的砰砰開動了

也許也許

醫生忘了告訴我

半夜溘溘的夢魘醒來，怎麼

有一只精靈壓在胸口

啾啾的叫……………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

題無

孩子，你的誕生是一樁小小的意外
爲何，溫暖的子宮你不蟄伏爲何

你從窄門中探頭爲何

你却選擇一種黃色的禍？

並非以後三色的旗升起時

你不忠誠的仰望，並非

你的臍帶通向

另一種母體

一條原是坦坦的大道你一步一踉蹌

只因有一粒敏感的瘡生在你腳心

它流見不得人，黃色的膿

一樁小小的意外如是多的規則

你竟忘了遵守

你的舌曉曉三種迥異的音節

你口含的不是一支銀匙（註）

你不以炎黃爲耻且不甘唇舐

情詩

他人的唾棄你竟堅持分享

一塊切得不平均的糕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

啊，孩子，你的誕生

竟是項嚴重的違例！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

一九八〇年二月三日

註：「口含一支銀匙」源自英諺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意謂誕生於富裕之家。

症黑恐

黑裏，物體的形狀不清不楚
這種曖昧的感覺，他一點也不

歡喜

燈火乍滅

蝙蝠的翼翅，黑暗

盤旋壓下

他心悸的跳起，當牆壁陰濕的一角

陰陽怪氣的呼喚另一角

漫漫的夜，他就那樣把床側

翻來覆去，焦灼的豎耳 聆聽

遠方第一聲

雞啼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

情詩

把詩情從我心中拔除
如拔除一支根深蒂固的牙，我
還剩下甚麼？

我的存在就只是一支筆的存在
一支赤心的筆 寫下斑斑一種血色
的痕跡

如何我的喜我的樂
我的哀我的

怒

從我的心脈

汨汨流向你的心脈

那麼多叫人脈搏鼓動

的故事，你的及他的

一支筆

如何寫啊寫得完？

就這樣簽下了合同，與繆思

今生履不了，來生履
若有來生，我再履這
再生再世也履不了的約

一種罄竹難書的戀愛

一種最雄性的感情，我的生命

全盤投入

我的詩情是條滔滔的江河

綿綿不絕……

一九八〇年二月七日

簡思楨

一支噙心的筆 寫下這首一語血書

其間有去有回只呈一支筆的奇蹟

願讀不盡題？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

這封簡一支用盡筆墨簡下，其

間有去有回只呈一支筆的奇蹟

風遁聲追蹤過去
風聲琴聲竟爾難以分別了

空中突然掉下一串清脆的嚙叮
却是小鳥相互探詢

一種流傳山間的傳奇——

山中一年

世間，幾年？

如何山徑越走越險奇了

它通向那兒呢？

九曲十三彎的莫非是自己的

腸？

莫非我走在自己龐大的

體內？

山，莫非是我

自己？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日

人面兩

如何

一支筆是一把雪亮的匕首

凌厲的鋒閃一股逼人的芒

刀鋒削落腐朽的粉屑紛紛

刀鋒剝出錚錚一副鬥士的骨格

一尊攝人的形象遂凜凜

矗起，一種和煦的風範

堂堂七尺昂昂藏藏

瀟瀟洒洒長袖飄飄

聲調鏗鏘鏘鏘斬金截玉

如何，轉一個身

地上悄然滑落一張稿紙

一張仍煦煦微笑的人皮

赫然一張慘白

的臉顯現

堂堂七尺萎頓成侏儒三寸

昂昂藏藏縮作瑣瑣畏畏

衣袖先前一翻就翻成

激烈的氣候 如今

一揚，咦，怎麼——

袖已斷，且露出一截滑稽的肘

「咳咳……」且上氣不接下氣

的咳

「呸！」且噀出一口腥味四溢

的痰

一開氣吐聲就把人心搗狂的

丹田，怎地，也腎虧了？

這兒三尺的文壇有一種病

正猖獗

患者，一臉裂成兩面

一面是潘安如冠玉

一面是駭人的

痲瘋！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

寢午

這般燥熱的下午

當鼾聲從四周浮起

當瞌睡是一條

蠶食清醒的蟲

有一種養生術遂非常流行

說是把眼睛闔上

把耳朵閉上

把咀巴攏上，然後

伸一伸懶腰

讓挺得硬直的脊樑鬆弛

讓思想得太多

的腦袋輕輕的，歪歪的

倚在軟綿綿的枕頭

讓甜甜的輕音樂緩緩的

流進流進漸漸昏沌的意識

讓清醒

就此在枕上沉沉睡去

化作一條腥味的口涎

從掙得大大却掙不出聲音
的嘴角

滑跌

却總是有 天生
骨頭硬的一種人

非但他不午寢
連打小小的一個盹

他也不

他就揮着一頭淋漓的汗

抗拒着起伏的齣齣

他專注的看出窗外

側耳傾聽甚麼

全神等待甚麼

口中且唸唸有辭

且脈搏劇烈的跳動

砰砰

騷擾了別人

他筆直的立在窗前
他就那麼筆直的立在窗前！

.....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

雨季

17

斜風小小一輪圓圓的安妥
藍碧琉璃土窗風雨
一窗小小的小亭
雨果天邊飛渡千一窗雨海倒傾

季雨

如果天忽然垂下一簾密密的雨
如果恰好你走在我的身邊

一輩小小的傘我將爲你擎起
遮住你頂上的風雨

撑起小小一個圓周的安全

長長的雨季冷冷清清

一個人的肩膀一個人的體溫

如何抵禦如此料峭的風寒？

讓我的肩膀緊挨你

的肩膀，我的體溫

炙熱你的體溫

讓我暖暖的呼吸與你暖暖的呼吸

互相呵護

如果長街漫漫延伸青苔濕濕

如果長街悶無人聲，雨聲嗤嗤喧嘩

我的手遂環成你唯一的扶持

扶持着你你也就成爲我的依靠

我的心跳與你的心跳就是

淋淋漓漓的寂寞中

互相的慰藉

霏霏的冷雨滂滂沱沱到何時呢？

愿你啊愿你是千支雨季中

擎起的圓傘

我是叩敲雨傘一整季的春雨

綿綿叮嚀我心中對你傾不盡

的戀愛……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二日

谷納庫在死弟兄的我

有一個阿富汗青年躺在我的懷里

他有一頭漂亮的棕黑色頭髮

他有一雙微笑的會說話的眼睛

他體內流着和我一樣的血液

他是啊我親愛的親兄弟

他就那麼睡熟了似的躺在我的懷里

他的頭髮已經被火燒焦

他的眼睛圓睜着憤怒

他流盡的鮮血凝結在我的身上

一肢手，猶緊握着來福槍，他被炸斷的手

就掩埋在我腳下的泥沙里

昨天，他是庫納谷最勇敢的青年

他曾經用卡瑪爾（註一）兵士的鮮血

祭祀他雪亮的刺刀

從他槍膛呼嘯出來的子彈

曾經叫烏克蘭人喪胆

反卡瑪爾政權的叛軍他是

谷納庫在死弟兄的我

沒有刺刀他們用樹枝
沒有槍彈他們用石頭
他們用人體築的牆捍衛這塊
種了莊稼他們的土地
他們的血遂怒放成庫納谷
最鮮紅的花

而蘇聯人不放過庫納谷人

即使是哺兒育女，只懂得用鐮刀收割用鐵錘釘釘
的庫納谷女人

用燃燒彈圍剿她們

用膠油彈殲滅她們

用毒氣毒害她們，殺！

把七千（註三）家庭摧毀

把庫納谷人屠滅

把庫納谷從地圖徹底
抹除

谷納庫在死弟兄的

沒有刺刀他們用樹枝

沒有槍彈他們用石頭

他們用人體築的牆捍衛這塊

種了莊稼他們的土地

他們的血遂怒放成庫納谷

最鮮紅的花

而蘇聯人不放過庫納谷人

即使是哺兒育女，只懂得用鐮刀收割用鐵錘釘釘

的庫納谷女人

用燃燒彈圍剿她們

用膠油彈殲滅她們

用毒氣毒害她們，殺！

把七千（註三）家庭摧毀

把庫納谷人屠滅

把庫納谷從地圖徹底

抹除

像觀賞一場一面倒的足球賽

世界交叉着手臂

漠漠而視

曾經是十六萬人（註四）唇上親切呼喚
的名字

布列茲涅夫痛嫉它

阿富汗人痛惜它

一個沒有人煙的廢墟，一座死亡的谷

我的兄弟就死在庫納谷

那可蘭曾經悠悠傳誦

的庫納谷……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

註一：蘇聯人扶持以卡瑪爾爲首的傀儡政權。

註二：蘇聯人發動阿富汗政變，有四萬異端者被處

決。

註三：蘇軍圍剿庫納谷，有七千到九千家庭被摧毀。
註四：庫納谷有十六萬人口。

後記：三月六日法新電報導：蘇軍在阿富汗的義軍堡壘庫納谷進行瘋狂大屠殺，只用一天時間毒斃十三萬人口。蘇軍出動米格二十一，八十毫米大炮，坦克，直昇機，戰車，化學毒氣圍剿阿富汗義軍。庫納谷淪為荒無人迹的死谷。

月歲

之一

仍然聚精會神

閱讀一本書

渾然未覺一點一滴的光線

正逐步退却

驀然 停止翻書

驚覺從窗隙，從門縫，暮色已悄悄

溶入，溶入——

急急重翻讀過的書頁

書頁上的字句却已模模糊糊

不復辨識：……

之二

有一種信念，曾經

相信自己比青山立得更久比碧海流得更長

歲月是他人臉上的皺紋自己唇邊的笑紋
死亡是永不叩訪的過客

直到有一天一根白髮 突然
在平滑無痕的鏡面嘲笑自己

一張熟悉的臉龐 驀然

凋萎成報紙一則發黃的訃聞

一股震顫遂冷冷的從脊椎骨爬起

發光或不發光

生命原來是握在掌中

只碎一次的玻璃球！

王康出版

王康出版

王康出版

王康出版

王康出版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三日

望希

讓我用血溫

把臉上冰冷的臘面融去

把層層封鎖心口的痂剔除

用你耳朵

緊貼我袒裸的胸膛

聽！

我的心仍然跳得那麼有力與爽朗！

讓我的臂膀

緊擁你的臂膀

心中有激情

就讓它從你的心瓣沿着脈搏

傳過來傳過來

讓它喚醒我

如果我因鬆懈而假寐了！

路很長很彎曲很多迷惑人

的小徑

流行許多低調的喟歎許多灰色的傳說
撲面又是叫人疲累的風沙

却有一樁樁感人的小小故事

在不爲人注意的角落悄悄進行

有人仍用一顆浪漫的心去交換

另一顆心，相信

一顆種子，好好的播下

就會流傳許許多多其他

健碩的種子

且橫眉怒目

且思考 自己爲甚麼存在

別人爲甚麼存在

並肯定自己呼吸的意義

世界如何是艾略特無顏面

的荒原？

如果有人不放棄墾植

筆 吡 不

堅信地底深處，仍埋伏一道汨汨的泉

這世界就一定有綠色的

希望！

這世界就一定有綠色的

希望！

這世界就一定有綠色的

希望！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三日

這世界就一定有綠色的

希望！

這世界就一定有綠色的

希望！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

這世界就一定有綠色的

希望！

這世界就一定有綠色的

希望！

這世界

就一定有綠色的

筆把如不

如果一支筆是一支瘦瘦
的簫

黝暗的簫孔幽幽傾吐

一腔窄窄的怨

不如把簫化作一面鉞

森森鐵面的鉞淒厲的捶

噏營噏營單調的聲響

悍然肆虐聽覺的神經，不如

把鉞化作一口劍

劈不了奸斬不得邪銹紋斑斑一口劍

低低吟哦空空洞洞一種湮遠

的聲响黯黯返照一抹青銅的迴光，不如

把劍化作一縷煙

裊裊繚繞深山古剎一縷

無顏無色無重無量

不沾腌臢人間塵一縷曖曖昧昧

的煙，不如

把煙化作一顆種籽

一顆掉落這片土地
伸展千莖萬莖牢牢抓緊土地，一顆
強韌的種籽
腥味的血鹹味的汗滋養它肥沃它
叫它發芽叫它突破封鎖
的巨岩叫它衝進
燦燦的陽光里爆開千片萬片的葉子
每一片葉子就訴說這片土地綠色的訊息……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

樹的市都

——感有畫的菱子看——

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世

如何向滾滾四周的紅塵吐露呢

鋼筋水泥愿不愿意聽呢

還是把心事密密地藏起

藏進一圈緊裹一圈的輪紋里

瘦伶伶的肢體朝天揸開

層層疊疊殘暴的紅色依然緊緊相逼

我如何守護心中殘存的一抹綠呢？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首二詩

(一) 朋友，我們又相見了

嗨，朋友，我們又相見了

我緊緊握着你的手臂

你牢牢抓着我的肩膀

我們開朗愉快的笑開了

幾年，我們奔各自的前程幾年了？

你的身量長高長壯了

你的眼神光采奕奕了

你的心跳在更寬更厚的胸膛里

一下緊跟一下我看到它堅定有力的躍動

十年歲月十年的風霜

有人沉默有人變了樣

朋友你還寫曲你還讀書和思考

你還伸穩定的雙手引領徘徊的伙伴

一株根深幹直的大樹你已成長

磨鍊你的正是擊倒別人的風霜！

提起你的愛人你的眼神閃爍愛情
提起你的母親你的語氣流露孝敬
當你提起你的工廠你的工友與工會
你的眼神你的語氣就煥發熱烈的力量！

朋友讓我牢牢握緊你的手

讓我們比較各自的方向

讓你火樣的熱情從你身上燒到我身上

嗨，朋友，我們又相見了！

(二) 誦詩

「一隻有力的手按在我的肩上

那熱情如火的聲音於是響起了……」

何達渾厚的聲音於是

迴盪在肅靜的廳堂里

詩從文字中走出來

一句一句踏實在聽眾的心房里

詩的溫暖暖暖地流出

誦者誠懇的眼神流進聽者的盼望

詩不再躲在幽幽的書香里

詩是聲音詩是節奏詩是手勢！

詩懇切的在聽衆耳邊叮嚀

詩把跳躍的節奏呼進聽衆的肺量

詩揮舞最富煽動的手勢

詩復活在聽衆的心田里！

一九八〇年二月六日

後記：杭州青運分會於六月一日主辦第二屆板威詩

歌朗誦比賽。好友宋波以一首何達的「責任

」榮獲季軍。與宋波遠睽十年，他對人生積

極的態度更勝從前，不勝欣喜，書此二詩以

爲誌。

花的里欄絲鐵

森森鐵蒺藜的籬笆深深豎起

圍這片貧瘠失水的土地

密密麻麻的鐵網冷冷冰冰

交叉縱橫

交叉縱橫

把風景割裂成無數碎片，不成圖形

把青蔥摒擋，以灰黑的斑斑銹紋

不許任何逾越

不許任何突破

是誰遺棄一顆種子，在鐵蒺藜的籬笆里

種子突破土層它竟然突破土層

一只落根在鐵絲欄里的異類，一只

拒絕被禁錮的異類

它盈盈舒展

它亭亭拔起

它竟然開成一朵怒放鮮紅

的花！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

尊自

「我才不怕他發惡呢
我才不受老板要挾呢

他有錢我有理呢

他有勢我有志呢

大不了東家不打打西家！」

孩子眼中我是甚麼都頂得住的阿爸
妻子眼中我是甚麼都有辦法的男人

自尊是人前擺起

做爸爸做丈夫的泱泱油漆招牌

正面金光閃閃

背面鏽紋斑斑

「老板說得是說得是

我一定照辦一定照辦

我知道是我的錯是我的錯

我可以不可以我可以不可以

謝謝老板的提拔謝謝老板的提拔！」

自會

花的里欄

同事眼中我是低聲下氣與他一樣的牛馬
老板眼中我是他桌上隨手擲掉的雪茄灰
自尊是人後做同事做下屬
挺不直的腰骨

生活的鞭影重重壓下
人前與人後有誰的腰骨
一樣的硬度與高度？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

默沉的我

有遠方的朋友來鴻

近來，怎麼你沉默了？

關心的朋友誠懇的問

是不是，你的聲帶受傷了？

心中泛着溫暖我翻閱朋友的信

腦中想着問題我回味朋友的話

是不是，真的，我沉默了？

這原是個噪音囂張的年代

衆弦皆寂獨鉞聲悍然橫行

許多雄壯的肺量唏噓剩一溜

薄薄的喉音

曾經青銅色的聲帶震動鏗鏘的迴响

如今一層鏽黃悄悄爬過

自鼻中淺淺吸入自喉中淺淺呼出

許多人已習慣淺淺的呼吸

且小心翼翼且戰戰兢兢

怕招惹傷風咳嗽以及斜斜的一種

炸药的飛舞

鷹視

蘇聯風聲起，飛機掠過一層

且小心翼翼且彈彈強強

却也有人不懼傷風咳嗽或 鷹視

不做溪水淺薄的喧嘩 中對對平出

他們如大地默默累積煤礦

鞘中待出的刀他們磨礪自己 的堅硬

蓄勢待發的箭他們把弓拉得飽滿

精銳的部隊是部訓練一團

啊朋友切勿把我暫時的沉默誤解了

我的胸膛仍然寬闊無比 力

我仍然磅礴磅礴的呼吸

這一刻我的偃旗只是準備下一刻的

刀戟齊出 開闢回來的路

我鑿鑿的戰鼓就要震天响起！

是不景，將的榮譽受盡了？

關心的是太難應付的問

誰來，恐難將這燭丁？

首版式的限式來新 一九八〇年六月廿二日

比人南安個那

那個安南人剛從耶加達飛來

一枝橄欖流着硫磺的氣味他獻給印尼人國寶和東土。

他告訴印尼人他不代表侵略四面以對泰、緬、基、日、葡

他告訴印尼人他保證不侵略軍人對泰國嚴嚴回關，

他輕輕剔掉他指爪尖的污垢，貴國基、日、由軍誠整張

憤怒的泰國標語四面撲攔他的臉

尖銳的唇槍刺戮他厚厚彈性的皮

彈出一個三角形肉不笑的皮笑犬。

且面不改容且揚起他鷹狀的手

「啊，請你們聽我解釋——」

「越南一向尊重泰國的領土完整，」

（越南炮彈遂在阿蘭鎮轟轟響應）

「其實泰東邊界模糊不清，」

（越南坦克遂輾輾在阿蘭劃下界線）

「我們有證據證明泰軍入侵東土，」

（越南軍隊遂在阿蘭遺下七十二具屍體）

然後他振振有辭他激動的說

安南的白鴿怎會啄奪暹羅的白米

他三寸嘵嘵他憤懣的問

姓阮的怎會是姓布（註）的肖子肖孫

他說啊你們如此強辭奪理如何

你們都說天下的惡人皆姓

阮！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

註：布指當時蘇聯領袖布茲涅夫。

後記：六月廿七日報載越南外長阮基石由耶加達返

越路過泰國。時越南揮軍入侵泰國邊鎮阿蘭，

泰人於機場質詢阮基石何以侵泰，阮基石詭

言泰東邊界模糊不清，並反質泰國侵略東土。

比一比我們

要比就比這條曲折不平的路

是你走得穩還是我走得快

要比就比是你眼光看得遠還是我瞧得透

啊朋友，且比一比

你寫曲的熱情與我寫詩的勤快

你處世的坦率與我做人的開朗

對了，要比就比

是你對朋友關懷還是我對生活熱愛

是你有批評的誠懇還是我有反省的胸懷

要比且比

你的骨頭硬及不及得我的脊樑直

你的敢言及不及得我的敢怒？

誰的胳膊較粗我們不比

孰高孰低，所謂社會地位我們絕不比！

要比就比朋友啊朋友，要比就比

當風云變色當狂飈掀起

是無畏的你還是倔強的我

在暴風裏仰天長嘯！

當風狂發，當狂風發時，

要出聲，出聲，大聲，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大聲，大聲，大聲，大聲，大聲，

量力的詩

曾經我想把手中的筆藏起
把醞釀的詩情深埋

如果喚不醒心瓣的共鳴
爲何我要嘔心血成文字？

直到那天讀了我的詩

你告訴我——

你的語氣掩抑不住你的激動

你說要把我的詩緊貼在心上

一湖的漣漪我心中遂掀起

我的詩竟然鼓舞了你！

因此我如何能輕侮自己

如何我能輕侮詩的力量

如果我的詩激動了你啊朋友

讓它如薪材不斷餵旺心中你的火

讓它如火石敲醒其他的火石

讓一脈火綿綿的燒起！

燒起一場壯觀的火災！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

一個問題

他們說歹徒公然在街上把那女人強姦

路人皆掩面而過

歹徒桀桀怪笑

他們問：如果走在街上

恰好你碰到受強暴的女人

及殘暴的歹人？

——

他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他

不願意知道

答案

如果恰好他走在街上

事情最好已經發生過

或恰好他正走在另一條街上……………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七日

樓危

一問問問

——樓危閣敦諾城栢記——

它必須倒下

它必須倒下

這幢十七層的巍巍

這幢軟脊骨的危樓！

曾經它是一座神聖的諾言

說給無數無處棲身的人民聽

說它要捫擋風雨

說它要庇護天下寒士盡歡顏

說不願意回答這問問問

一磚一石於是從地平線砌起

從荊棘滿地到坦坦平地

從坦坦平地到美輪美奐的構想

十七層血與汗的混凝土層層疊起

疊起一座衝天而起的希望

渴切的眼光仰望啊皆仰不可望……

突然十七層的巍巍變成十七層的岌岌可危

一種醜陋的裂痕從下往上爪狀伸延
下體萎縮再撐不住重重疊疊的臃腫
不遮風雨它遮擋陽光
不庇護寒士它庇護蠶食自己骨髓的毒瘤
一時一時傾斜它向下傾斜
傾成一種猙獰的斜度
一種往下撲攪的姿勢

如是危樓如何再擎起萬民的希望？
一鍬一鋤無論如何也要把它剷除！
管它是鋼骨水泥它必須倒下
管它是大廈龐龐它必須倒下
這掠奪陽光包庇毒瘤
的危樓倒下倒下！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五日

匠鞋補

之一

「甚麼補兩個釘子三毛錢！」

顧客的聲調叫他把頭抬起

補鞋的漢子他蹲在熱燙的五脚基

他抬頭瞧瞧傘蔭下不耐煩的眼神

瞧瞧鐵砧上 Bata 牌的

真鱷魚皮

他舐舐嘴唇舐舐唇上乾澀的鹽份

他想說甚麼却甚麼也沒說

他把鐵錘高高舉起重重擊下

一粒火星吃驚的躍起

鐵釘撲的沉下污黑

的鞋底！

之二

一雙破鞋踏一條千瘡百孔的路

大街小巷呼號一溜走了音階，蒼涼的尾音

補補縫縫

敲敲打打

縫不牢生活的破爛

敲不出一丁點美麗的火星

油滑閃亮的一面，都叫穿鞋的人看去了

污穢無光的鞋底，却留給他瞧！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三日

袖揮

我願意就這樣揮一揮衣袖

從燈火輝煌中退出來

把衣香與鬢影遺給別人

我願意獨自步出大廳

讓廳外冷冽的空氣拂掉猶燒的體溫

抬頭瞧瞧夜空醒着的星光

嗅嗅草香

聽聽悠閒的虫鳴，並用手

觸摸凝聚葉尖早到的露水

我願意就這樣走離通衢大道

從車水龍馬退出來

把喧鬧與繁忙讓給別人

我願意獨自走入一室自關的書香

磨一硯濃濃的墨

刻幾筆快意鐵樹銀鉤

側耳聽橫樑燕子喁喁

擊節金聖歎

翻讀辛棄疾與陸游
或許把自己也翻成一帙薄薄的詩卷

我就這樣把一身塵埃揮落於地

把更上層樓的事淡然忘懷

衆冀求與慾望之中

我只要小小的巢一個

晚上亮起溫柔的燈一盞

燈下圍着家人親切的臉孔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九日

子戲

一齣不得不演的戲
不得不演

因為台下觀眾圍觀如堵
因為心中有一條靈魂清醒
且敏感如初創的傷口

一陣鑼鼓喧天之後
生旦都鞠躬隱身幕後
卸下亮麗戲裝，歎一聲
唉！

然後悠悠吸兩口鴉片

他却留在台上

厚厚重重的盔甲披掛身上
仍然功架十足甩手踏步
且提丹田

吐氣開聲
繼續唱他高峭的崑腔

台下觀衆已零星散

去

星斗猶明未盡闌

不管星長由誰將

衆星散足盤纏

與我相求爲誰展
一九八〇年十月六日

誰能讀我香牋

視！

誰計離煙與辛

不管風車

寒其散

失意但來

然中

誰在一處

不覺

不覺

失意

友朋

失意時來我這兒罷
不瞧你的衣裝與神氣
不管你赤腳踏着泥濘來
總有一盞親手我煮的茶
熱呼呼的招待你！

失意時來我這兒罷
來我這兒下盤棋
不管孤車或單馬
總有耿耿兵卒追隨你
將！

把虞爾我詐都將掉！

失意時來我這兒罷
來我這兒避避風和雨
不管屋外的凜冽隨你侵進來
總有暖暖一爐炭火迎接你
把你兩邊鬢霜都融掉！

選競

失意時來我這兒罷
這一扇門永遠開向你
這一盞燈永遠待你來
最是人生快事啊
風雨故人來……

他代去元春與黛玉同歸
雪白的大眼以全園的春

他的眼淚決不是空流

謝安讀書一論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八日

謝安與戶一室光然而發孔

謝安與公家最難片一室

謝安與公家最難片一室

一無所愛而猶言，似有心

五時半在十五時外起東風雨

必如半而無與十五時而無與風

謝安與公家最難片一室

謝安與公家最難片一室

謝安與公家最難片一室

痕雪

她說她的生命是一張
撕毀不了的 符咒
惡毒的貼在她的
心口

一種滾燙的溶岩，她的心

欲掙脫地層岩的封鎖

欲感染欲分享她的

溫度

她以爲每一個心口都是炙熱的火山口

慘白的大地以全面的冰冷

伺候

奔竄的溶岩「滋」的被截止

可怖的雪痕 赫然

凝凍在她心口！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八日

選 競

他的競選標誌是燈火

他嚴肅的逼視仰頸企盼的聽衆

高舉的雙手劃一個有力的弧

「燈火代表光亮與溫暖！」

廳堂隆隆迴應他激昂的吼聲

燈火代表光亮與溫暖！

他的言語決不是空談

他的行動證明他的言語

沿門挨戶一張光亮的臉孔

從這一家 晃 到另一家

緊緊捧牢緊緊把溫暖傳給每一只會劃X的手

五點半從十五哩外趕來這偏僻的選區亮相

五點半的清晨十五哩的僕僕風塵

誰敢說他不關心大衆，這個選區的大衆？

十五哩外他家後面有一間

板屋沒有電火沒有爐火，有一個

老嫗沒有光亮沒有溫暖

他從來不知道有這個鄰居

他從來沒有握過她的手

五福半對十五福半

一福半對一福半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

春之蘭波

你們進來吧，蘇聯人
你們請進來吧，蘇聯人

在六百哩綿綿的邊界我們等你

三千五百萬個肩並肩的波蘭人在華沙等你！

我們已經厭了漫長的冬天

我們已經倦了排長龍瑟瑟縮縮的購買

昂貴的肉類及你們

的臉色

我們不願再賤價輸出煤塊

高價輸入主義

土地的豐饒我們要哺育自己的兒女

鐮刀的單薄你們留給布列茲的子孫

二百二十億的貿易赤字你們拿去

飢餓剝削壓迫你們通通拿去！

我們討厭酒味咄咄逼人的伏特加

我們憎惡扼緊喉嚨毛茸茸你們的手！

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這樣的冬天

再等下去我們會凍殭在如是嚴寒里

春之蘭

匈牙利凜冽的冬天我們不要
捷克短壽的春天我們不要
我們要機關槍攔不住坦克車攔不住
永遠不凋謝的
波蘭之春！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夜鶯

著者：方昂

出版：北方書屋

394-L, TAMAN CANTIK, AIR ITAM ,
PULAU PINANG.

承印：

康達印務有限公司
Percetakan Konta Sdn.Bhd.
3, Lorong Perusahaan Tiga,
Prai Industrial Estate,
Prai Tel: 349084, 340002

初版：一九八四年四月

訂價：馬幣五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方昂著

夜 鶯